

天



路史發揮

卷第三

論說十二篇

辨玄聖蟲青陽少昊

論史不紀少昊

明三正

青陽遺妹

辨伯翳非伯益

原焚

理李二氏

老子化胡說

論恒星不見

佛之名

佛之俗

道以異端明

路史發揮卷第三

廬

陵

羅

泌

辨玄囂青陽少昊

玄囂青陽少昊三人也說者以玄囂為青陽或以青陽為少昊或盍三者以為一劇為淺陋按春秋緯黃帝傳十世雖未足信然竹書紀年黃帝至禹為世三十以今攷紀亦一十有二世昔漢杯育治始終黃帝而來迄元鳳之三三千六百二十九載帝世季世正自多有內簡黃帝後有帝鴻有帝魁有青陽有金天而後乃至高陽金天少昊俱為青陽之子攷之書則

無疑質之世則不詭青陽玄囂自二人周也

王水黃帝經序

云黃帝九子一日帝鳥封冀二曰金天封荆三日摯封青四曰青陽封徐五日顓頊封頊六曰高陽封雍七日帝馨封梁八曰帝辛封兗九曰姬都封陽子者非謂其生也謂其世也求之世則然矣而其記則誤也二金天當是帝魁三摯當是少昊四青陽則少昊之後六高陽則顓頊之子八高辛則摯九姬都則堯也

司馬公作史記不紀少昊畧不識其所出而言玄囂不得居帝位夫少昊之桀度顯在人自三代以來皆所專用祀于五帝之位正於月令之次德之在人如是之著而玄囂不得居帝位則玄囂非少昊明矣

外傳史記古書皆不言少昊為黃帝之子也

史記云黃帝生玄囂是為青陽降居江水此太史公之誤也黃帝之子二十五宗

賜姓十二惟紀有二餘十有三皆姬姓也

史云得姓者十四人

此本國語為十二姓二姬二紀其文甚明解者乃破為十三蓋不知國語姬紀二姓青陽之失青陽

與夷彭同為紀姓玄囂與蒼林同為姬姓少昊生於青陽循其紀姓帝馨出於玄囂循其姬姓氏本紀姓出於少昊而帝馨之子帝堯猶襲姬姓氏之來各有派別則玄囂青陽又不得為一明矣

玄囂西陵氏之子青陽方

雷融氏之子少昊干類氏之子夫玄囂降居江水青陽安得降居江

水之事蓋太史公統記二人皆出黃帝而並列之後世因傳習而誤之其初宜曰生玄囂青陽玄囂降居江水爾

少一玄囂字

魏曹子建之贊少昊也亦稱祖自軒

轅青陽之裔則少昊為黃帝之孫而青陽之後矣惟  
帝德攷云黃帝之子少昊曰清又曰清者青陽也其  
子曰摯茲太史公之所取所以致學子之疑者蓋少  
昊二字傳之者之贅之也少昊非清而摯即少昊郊  
子曰我祖少昊摯之立是  
也是以張衡條遷固之違誤謂帝繫說黃帝產青陽  
昌意與周書之說異而郭璞亦云少昊金天氏帝摯  
之子也然以摯為青陽之名則又誤矣記注紊亂如  
此學士何從而要質之予故詳焉

論史不紀少昊

司馬氏父子世典太史其作史記也首于黃帝而繼

之以顓帝帝嚳又繼之以唐虞以為紀三皇邢則不  
及羲炎以為紀五帝邢則不應黜少昊而首黃帝學  
者求之而不得其說此所以致後世之紛紛而蘇子  
之所以紀三皇也竊觀太史公記首黃帝者特因於  
世本若大戴禮帝繫五帝德蓋紀其世而非主於三  
與五之說也抑以謂後世氏姓無不出黃帝者故首  
而宗之至於羲炎鮮有聞焉是以不紀是太史公之

本意也

孔安國刻向服處以黃帝為三皇而司馬遷  
列之五帝首是錯桓譚王肅遂以為據夫以

黃帝首五帝則五帝為六而三皇少其一故甄權更  
益以祝融氏白虎通益以其工氏鄭康成益以女媧  
為皇而五帝為六人以謂德合五帝坐者稱之不必  
人數拘而梁武遂以遂人為皇黃帝少昊顓頊帝嚳

堯為五帝舜弗豫謂舜非三皇亦而非五帝詩與三五為四代先為無據然而少昊不紀則失之矣以為易不著邪則易稱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韻學且無而况少昊氏乎易傳不言固得謂之無哉無其人則無是號矣季渺世真傳者自少豈直少昊與韻學乎蓋五帝者皆循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故易傳不之著劉恕不知出此乃竟黜而不持紀杲為得歟雖然此特世之所知者也世之所不知者又不少矣萬禩之下其或書出於巖壁有得以信聖人所不言者多矣非不之言也言之不及也非言之不及也制度之不章也言之不及後世因無得而觀

焉此學者之不幸也豈直少昊韻學邪或曰易傳之不及之既聞命矣敢問周用六代樂封三恪何以皆不及之邪曰不用其樂先賢言之備矣蓋制度之弗傳爾且大司樂以雲門祀天神以咸池祀地示以大磬祀四望通夏商周之樂凡六磬有韶字今周官等皆作大磬謂舜樂大韶之外別有大磬繆也夫黃帝之樂多矣何獨取之雲門堯舜之樂多矣何獨取之咸池大磬乎蓋以法度之可尊醇厚之可樂也所不用者法度之不足而遷之是以三統曆言周遷其樂故易不著崔靈恩謂非如舞之制又非今宜故越之而用雲門不立其樂亦不為恪

是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昔者六國之君魏文侯爲  
最好古漢孝文時得其樂者竇公獻書乃周官大司  
樂樂章也厥後河間獻王與毛生等采周官及諸子  
言樂者以作樂記然大司樂有雲門大卷大咸而樂  
記則有大章咸池亦自抵牾矣雲門大卷皆黃帝之  
樂大咸即堯咸池之舞而大章又堯樂也豈非法度  
之可尊醇厚之可樂故邪且英韶本皆黃帝之樂後  
世所不知者鑄十二鍾以韶英韶是也顓帝曰承雲  
帝嚳曰大韶則是高陽承之而高辛大爾舜歌九淵  
以美禹功禹因之爲大夏則固少昊之樂也帝嚳作

大韶六列五英舜脩而用之則是三后之樂虞蕪脩  
而用之矣然韶不言嚳而稱舜淵不稱少昊而言禹  
者以其備各詳本紀若曰三恪之不封則我未之前聞也  
少昊之後周封之於莒矣第以代遠而黜于恪顓帝  
之後爲禹爲陸終禹之裔固已在恪而終之六子周  
代俱列土宇非不封也帝嚳之後則爲陶唐爲商周  
唐及商之裔已俱恪矣周固不論也若夫上古之君  
其世渺矣其系微矣其政散其樂缺有不可得而攷  
矣雖欲用且封其可得邪又或封之而所封不見亦  
不得而紀也固陋之言固不足惑然後之君子之所

欲聞予得而略乎

明正三

甚矣周秦而下先王之政無一定之說也三代之所尚正朔異服色殊昔者竊聞之矣果且有是乎哉果且無是乎哉以爲有是乎而說者以爲正朔聖人之所不言文武政而正朔循嬴秦不害於治嬴秦政而服色從三代無損於亂顧其本而已矣以爲無是乎則說者以爲五帝以來正朔悉異三皇而往服色舉變不若是不足以爲盛而廣川先生河汾老子猶以爲言卒不得其衷也或曰授受者循其故革命者變

之不靈一至于此夫亦豈知伯禹之以四海爲壑一視夷夏而不見彼此內外之分哉然則人之爲仁而至於一視皆同以成兼濟夷夏之事微伯禹吾誰與歸

雨粟說

地獄之說無稽

莊周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若子休可謂知春秋矣惟天下之變故不勝窮也天人之相與不勝變也然求其所以然者則有時而不得言或言之有時而不得信此說者之所以類推而歸之不可致詰之域而世遂以天人爲相遠而不相及且以



為變異之事聖所不言循致君人漫然不見所畏恣  
為非理而忘國鄙夫亦豈知天人之相與甚密而可  
畏邪太虛之內大而天地細而昆蟲明而日月幽而  
鬼神金石沙礫人眊草木孰非一氣之形哉五藏象  
天六府象地是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府病則欠申  
動於貌眼矐有酒食鐙華得錢財烏鵲噪行人至蜘蛛  
集而百事喜况家國之間乎逆氣成象而凶慝生  
順氣成象而吉祥止亦天地一指余翼奉之言人氣  
內逆則感動於天地殺一孝婦何預於陰陽而天為  
之旱烹一虐吏何預於陰陽而天為之雨春秋之世

質示不相公以建丑之月為正易民文眠若天時大  
變亦一代之事越我周王致代於商改正異制以垂  
三統致於敬授民時巡狩承享猶自夏焉  
知夏時不可改改正者示不相公而已  
惟元祀

十有二月太甲之正月也不以商正紀惟一月既南  
至周書之正月也不以周正書正月繁霜四月維夏  
五月鳴蜩六月徂暑九月授衣夏之時也故易說曰

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人事然也春秋書王正月說者為周正月周正建子

天道然也雖然天道始于子而春必寅卯辰若以周  
之正月二月豈得為之春哉故如周官所言春夏秋  
冬皆為夏時小雅豳風亦皆夏正毛鄭之說皆然蓋  
春秋方以尊周何得不用時王之正大傳云改正朔  
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变革也踈正謂年始朔謂月  
初言王者得政示從我始改故朔隨新正唐彭偃所  
謂王者之政以變人心為上是也晉傅常侍議應遜  
禪則不改正朔遭變征伐則改之魏受漢禪亦已不

改者謂此傳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夫不相沿者樂之器而樂之情未嘗渝不相襲者禮之文而禮之實未嘗易是故正朔之所異者寅子丑而春卯秋酉則同服色之所改者異白赤而上繪下絺則等忠質文雖異尚而盥豆升降之節均爵富親雖異貴而仁義禮信之施一也豈非文者可革而本者不可革乎子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商繼夏周繼商有改制之名無改制之實革其文不革其本也今夫忠質文之相胥以成治猶寒暑之相待以成歲也有偏勝爾烏可

以獨任哉奈何說者離之而指為相救術邢易曰兌正秋也夫以兌為正秋則震為正春而坎為正冬離為正夏也必矣周書之周月日四時之成歲春夏秋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谷雨以著至冬三月中氣天地之正不易之道故斗必指寅而後謂之春必建巳而後謂之夏此不易之道也今也以冬為春而以夏為秋則四時反易而失其位矣且既曰建丑矣而書始復位則曰三祀十有二月是月不易也曰建亥矣而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是時不易也子丑非春亦明矣  
建用寅謂之歲用子謂之也又用先代之曆周正建子而四時之事亦用夏正如正歲讀法三歲大計群吏用寅建也如司稼視年

上下之類用子建也昔者顏子淵吾夫子之以帝王之道許之

者也方其發為邦之問也則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如

乘輅則商之從服冕則周之從惟至於時則斷俾之

行夏誠以人事之不可得而革也行夏之時見夏政之得天乘商之輅

明商政之得地服周之冕周政之得人三者備然後成之以韶樂樂者政之成也昔縣子問子思曰顏

子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商周之異政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商周革命以應天因改正朔所以神其事

如天道之變然也而世有為歲本之說者乃謂子當

夜半則輒屬來日遂以子丑之月屬之來歲蓋亦不

知此天事爾夫又烏知日出之二刻半為明聖人本

人事而施之哉大施地化之道知夫此則三正可得而議矣

蓋自有理人生自寅而成於申地化自丑而畢於辰天地自子而復於子此又繁矣雖然商以

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以建子革商正固

不可行之於夏秦以刻建此何等時邪其不可行而

謂之閏位也宜矣漢室承之不之能改至於孝武而

始克用夏魏初寅建至其子叡乃建用丑及孫齊芳

始復從夏唐至末昌尚猶行子既而用夏上元初載

爰復以子又年而復寅紛更膠葛之不可要如此雖

然繇漢迄今千有餘載惟夏正者卒莫能易豈非文

可革而本者不可革歟紛紛之論夫亦豈知三代之

政文變而本不革哉不然三代而下豈予之屑言歟

青陽遺妹

人主有大惑九材者處其四而不材者處其五好貨貪仙悅女色而事四夷此材者之所惑也為游觀喜符瑞好樂便佞而諛佛此不材者之所惑也是九者皆足以喪身亡國而女色為尤急子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天下之物好之斯惑之矣小惑易好大惑易性是故攫金者不見市賈逐兔者不見泰山而况女色之移情乎艷妃光妓嫖姬柔撓方其好之窮身究欲以至五情爽越人倫悖繆而不知所為王雖其屋漏匪隱無往不用其至有如當塗之子畱心闈

室無非肆意得志之所怦怦鞅鞅惟恐不極幽而甚密也當此之時趙國奚求而不得哉譖愬行於尊俎之間鴆毒作於言笑之下日媵月浸夫孰得而知之然則化人而禽率華而夷孰非是邪昔者孔子用於魯齊景公以犁鋤計歸女樂於季氏而孔子行舟之僑用於魏晉獻公以荀息計歸女樂於魏公而之僑去由余用於戎尚史庚為穆公策遺以女樂二人而由余奔子胥用於吳陶朱公為句踐策遺以西施鄭巴而子胥死是非神祕之畧也非有駭異之謀也然而四發四中如出一軌良以人之好嗜不大相遠而

德色之心不能兩重故雖大有爲之君一蔽於是則  
從聖如孔子賢若僑余有去而已忠若子胥有死而  
已尚何道之能行而何謀之能濟哉雖然特以取  
小國爾故有以下大國者矣昔者夏伐岷山岷山以  
妹喜伐夏商伐有蘇有蘇以妲己伐商周伐褒而褒  
以妲己伐周晉伐驪而驪以姬氏伐晉故曰三戈之  
亡皆是物也然則鄭武公困於胡人而先妻之女以  
娛其心然後虜襲而取之重丘氏若於青陽而先遺之  
妹以惑其治然後虜襲而滅之斯亦秦越人小兒宣轉  
累效之名方也嗟夫義理之倫所以養其心芻豢之

設所以養其形也義理勝者正氣盛而天理行芻豢  
勝者血氣滋而人欲熾人欲熾則好色之心軒天理  
廢故好德之心輕權輕物重權重物輕此不易之理  
也三伐晉侯既覆于前而吳魯戎號復溺之于後然  
繼此者代不乏有是何邪亦不剛而已矣剛者天之  
德而君子之操也終日乾乾自疆不息則凡天下之  
物有不足以動其心而况於格物之餘乎刑寡妻刑  
二女一正家而天下定矣又奚至氣轢萬夫而困躓  
於一粉黛微哉繇此語之正觀之君亦足以豪矣

正觀二十年高麗進美女二太宗謂其使者曰  
歸告尔主美色人所重也尔之所獻信美矣

然閱其離父母兄弟於本國留其身而忘其親  
受其色而傷其心朕不取也近日林邑獻鸚鵡  
尚解思無訢請還  
國尤人乎乃還之

辨伯翳非伯益

秦趙宜祖少昊

事有若近而實先似緩而甚急者世次之亂姓氏之  
失此人倫之所繇紊習俗之所繇薄也予之紀少昊  
也既辨玄囂青陽少昊爲三人矣復合太史僖老子  
老萊子以爲一既辟仲衍不得爲子孟虧之弟矣乃復  
明伯翳不得爲伯益之名若字豈無說邪夫子孟虧當  
夏啓之時而仲衍事商太戊豈有同父之兄先已而  
出於四百載之前者乎伯翳者少昊之後皐陶之子

而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隕歆也然世俱以伯翳

爲即益其繆甚矣予嘗攷之伯翳者嬴姓之祖也

書傳嬴姓實出少昊其源甚著非高陽後也

郊子云我祖少

昊而鄭語嬴爲伯翳之後他記多同中按陳祀世家

序舜禹之功臣十有一人云伯翳之後平王封之秦

而云垂益塈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又云皐陶卒

封其後于六或在許然後舉益而授之政則伯翳不

得爲伯益尤顯故劉秀表校山海經云夏禹治水伯

益與伯翳主驅禽獸是則益翳爲二人亦有能知之

者第大史公於益翳有時而不分所以致後生之繆

爾秦本紀云高陽之裔孫女脩生大業大業娶女華  
生大費女脩乃高陽之裔女而適少昊之後大業之  
父者蓋大業之父名不著見而秦趙二家遂以母族  
而祖顓頊非生人之義也芻子曰我祖少昊而嬴氏  
乃其族也則秦趙宜祖少昊爲得其正班固之徒不  
知攷此乃直以女脩爲男子而系之高陽之後故世  
遂以伯翳爲伯益不復別也抑又稽之伯翳蓋封於  
費者也是以有大費之稱右大封大唐者費昌費仲  
俱其後也而世亦復諭更以大費爲伯翳之字益可  
蚩矣且大業者皐陶之父也而史記音義復以皐陶

爲即大業蓋以史記大業之下無皐陶而失之至世  
紀書乃直以爲高陽生大業又以大業之妻女垂爲  
太業之子而別出女華之妻名曰扶始扶始生高陶  
皐陶生伯益唐書取而用之此春秋元命苞之說不  
足實也元命苞云堯爲天子季秋下旬夢白帝遺以  
鳥喙子其母曰扶始升高丘白帝上有雲如  
虎感之而生皐陶扶如問之  
如堯言鳥喙子謂皐陶也

原焚

甚矣焚尸之酷也其禽獸之不若乎夫人之所以異  
於禽獸者以其存心也以其有禮也孟子曰存心養  
性所以事天也存養者盡其事而無媿之謂爾生有

養死有葬所以事也子夏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  
死無以爲禮也人之生世豈惟自求飽煖逸樂而已  
哉生欲以爲養死欲以爲禮爾今也生無以爲養而  
又離之死無以爲禮而又焚之非惟離之又絕之非  
惟焚之又棄之可謂人乎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  
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夫能養亦難  
矣而猶未足爲孝然則孝者豈惟能養而已哉必有  
敬焉既不敬復不養既不養復不葬此何理耶曾子  
曰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喪祭之禮溥則倍死忘  
生之人衆矣葬唯不棄爲狸馬也槨蓋不棄爲狸狗

也孔子貧無蓋於其狗死猶與之席聖人之於物亦  
且致其盡矣父兮鞠我母兮育我而顧生離之至於  
凍餒而弗之顧比其死也復一舉而焚之撲之湍流  
微塵漂散示以不返其不及犬馬也遠矣嗟夫焚事  
夷俗也在昔三代罪至惡逆乃有焚尸所以示凌遲  
而紀之人類也奈何末代不知其故反狗夷俗舉凌  
遲惡逆之刑而施其親豈不大可哀耶嘗試語來破  
孕者胎必傷扶生者尸必涼天地之所以使人重其  
生也覺昏而夢靈生宜而死神造物之所以使人謹  
其死也立和表爲神道陳玄輿而設僞物啓塗輒遣



皇嗥而祝發之勿震勿驚凡所以安神而妥靈者惟  
恐其少不至斧棺裂槨過者梟魄是所謂妥靈耶方  
其熾焰皮效益罐筋髓縮胸至有起而躄者效禽獸  
亦不忍而孝子順孫時且爲之於汝安乎抑嘗稽之  
雷公之書炮炙之方一骨一石必曰存性而今藝者  
晞新煇燥橐而鼓之務桀其事靡遺餘力父母之一  
性果復存乎然而愚者卒惑至自喜其能然曰予之  
能事畢矣反控其故則曰佛者教也彼善爲祝而善  
懺是將生善地也吁一何愚之至此極耶世有導人  
溺者語人曰我善爲祝將俾而爲水仙而第溺之毋

憂而信之乎天既已離而絕之方且燔不根之故楮  
以爲薦既已焚而棄之方且作無用之蠻語以爲祝  
其果信乎生受離絕之若死受焚棄之酷而顧區區  
從事於無有所益之薦祝是之謂放飯流餼而問無  
齒決其不情誣悖也明矣曩予觀於必閣閑談有鄭  
民張福詮者貴難爲雷所撲其妻焚之中道忽外既  
而讖曰福詮震死亦備苦矣而又見焚不已甚乎予  
以是知焚事之爲死者苦也甚矣可不戒歟易曰敦  
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夫欲人之歸厚必自  
人倫始人倫之切莫若喪祭而顧可爲畧耶藏千金

之壁者緹衣十襲匣戶九扃齊沐而出之猶恐不敬  
况於親乎王喬之仙彼固以爲天下至棺是則人情  
之不可磨滅者雖天上不廢也且其說曰世尊之死  
金棺銀槨其自奉也蓋若此而顧以焚棄之事待世  
人乎謂不然矣若曰能遺刑乎則波旬之叫哭文殊  
頓足果遺刑乎然則今之爲焚事者真禽獸之不若  
也孝子順孫蓋亦爲之却慮而深思雅雖然流俗之  
爲之抑有繇矣奉佛事則曰無餘貲而不葬也溺陰  
陽則又曰無善地而不葬也嘻上世無佛地獄何無  
末代誦經天堂何有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  
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而觀佛者何爲忠孝既昭三鶴  
自戾碑誅雖宗無後可守高緯之父母非不上宅兆  
隋文之墓田非不叶吉而反爲殃亦可以理曉矣然  
則世之君子盍亦爲之觀相而節度之乎設棺槨以  
斂之捐壙厚以安之使比化者不暴於外追遠者不  
失其處而又爲之法制以禁其逾期不葬而爲佛  
事說陰陽者其亦庶乎其可矣

內翰洪公邁隨筆云自釋氏火化之說於是死而  
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斂不

終日肉未及寒而就熱者矣魯夏父弗忌獻逆祀  
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既其葬  
也焚煙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  
其師居麻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  
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  
戰多死糜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  
焚之于平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即墨掘人冢墓燒  
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目十倍王奔作焚如之刑  
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爲大戮也列子曰楚  
之南有炎火之國其親戚死斃其肉而棄之然後

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薪積而  
焚之燠則煙上謂之登心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  
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蓋時是其風未行  
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爲異至與斃肉者同言之

### 原理李二氏

世之繆誤者無氏姓者也非氏姓之無統也繇人之  
好言氏姓者繆誤之也予越路史而後天下之氏姓  
始得其正矣臯陶之後有嬴氏偃氏以其爲理則又  
有理氏李氏理天理也故天官書云左角爲李然則  
李理二字在古特通爾非有他義也陸佃說禮用云

李水之子又水子也可謂正矣仁實也故古以為理  
官之字管子書云冬李也又云黃帝得后土辨乎比  
方以為李而呂春秋亦云后土為李又云臯陶為李  
昔晉文公命李離為李以為臯陶之後是矣是古者  
理官之理字直為李其義一也傳云一個行李即昭  
公十三年傳之行李也杜云行李謂使人今世並用  
周語行李謂使節逆之賈逵曰  
理吏也小行人也而孔是亦作李云行李行人之  
官當公三十年傳行李往來柳渚頌云行李理咨嗟  
蓋在夏商之代已有此李氏矣詳少而姓氏之書及  
此史若唐新舊書等乃云老子生於李下而以為姓  
或云因亂食若李而得姓或又以為饑餓木子而姓

之均為妄誕堯祖禹云書云臯陶為土而史以為大  
類唐之先祖出隴西狄道非如商周世次之可攷  
也天謂唐出狄道可矣謂李不出臯陶則未覈暨  
葛孝先直謂老子之母李氏女也故老子因母以為  
姓迨其孫洪傳諸神仙因謂老子生於李家猶為李  
姓非也漢屬國侯李翊碑以李氏為出於箕子尤為  
無所本矣吁後世之妄日益繁矣小生不勝誤孰正  
之哉

### 老子化胡說

德經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嘗謂道陽而德陰老氏歸陽  
釋氏歸陰分道德為二經其

義斯在昔未有知此者推道君夫一惟之元湛然虛  
 皇帝以僧為德士蓋休之矣  
 徹曾何有于生死哉其所以生死者出則為生入則  
 為死而已矣生之徒十有三謂十之中死者亦居其三也而人  
 也死之徒十有三謂十之中死者亦居其三也而人  
 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者則是一性本往而顧不能  
 靜每以物動而自趣於盡者十又處其三也蓋生者  
 居其一而死者處其二也既已十管其九矣而其一  
 置而不顯者是何邪非出生而入死者邪乃不生而  
 不死者也是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也佛  
 者之教不出於此矣老子之所以化胡惟此道爾謂

之德經重可見矣

詳五千文意善留猜後人者而韓非以為四肢九竅三生李宿以為

之含神祿與倒食陽干前一陽干為食神後一陽干為倒食互相食伐皆在干十三數以是為所言生死

於術矣然釋氏之無知者輒諱其事又從而誣罔之

固非毗睚尸之意

釋氏推過去毘婆尸佛

而老子者不知出此

乃復群起而較其容儀之盛衰與夫出世之先後以

爭之祇見其不能勝爾雖然釋子之無耻豈惟誣老

哉羲媯孔顏之聖且弗免也彼腐儒者既莫之能適

又從而怖之吁

釋有所謂造天地經云室歷善薩下生世間號曰女媧摩訶迦葉號曰老子儒童善薩號曰孔

丘復有清靜法行經云真丹國乃能從化其見侵侮如葉往為老子爭光童子丘為孔丘又遣月明儒童往為頰回三弟子者出生其國乃能從化其見侵侮

如此故唐杜嗣先有吉祥御字儒童衍教之說而韓愈曰佛者云孔子吾師之弟子也釋者遂有詆韓論甚矣其无忌憚也雖然道家者流亦有記注王癸巳之歲一陰之月老君遣尹真人喜乘月精白象下天竺於靜飯夫人口中託生佛者喜事亦善於報復矣夫天下之事豈有二道老釋之教其初則一第其立教各開戶牖以自為異而未遂至于不相涉尔今漂水縣南七十五里有儒童寺者本孔子祠唐景福二年遂以為孔子寺以孔子適楚經此南唐改曰儒童寺故予嘗謂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過已丑閉日閱化胡經書

### 論恒星不見

語之無所稽妄言也聽之而不審妄信也和之而弗擇妄隨也佛者曰方摩也之誕也川地震動天夜有因而恒星不見此則妄言者也佛之父為淨飯王母曰摩耶夫人摩耶者

莫邪也

故古今論衡周書彙紀云姬周昭王之二十四

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井泉泛溢宮殿震動而恒星

不見五光貫于太微王問太史蘇繇對曰西方有聖

人生却後千年其教法來此矣是以世謂孔子書恒

星不見者將以為異時之證而傳記悉從之此則妄

信者也

汲紀年云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于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所引異紀蓋即此尔按春秋

秋在昭王之後

夫春秋所書恒星不見乃莊王之十年甲午

之歲上去昭王之甲寅有三百四十年之差故顧微

之吳地記謂佛法之始典籍無聞而亦徇舊以魯莊

公之七年夜明恒星不見為佛生之日然恒星之不

見乃四月辛卯之夕是歲四月丁亥朔辛卯乃月之

五日非八日也是皆不得而牽合者莊公七年乃見

齊王巾有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語謝丞漢書以為

癸丑七月十五日託於摩耶之腹莊王十年甲寅四

月八日始生然莊王十年乃甲午又非甲寅甲寅又

後二十年此則腐儒習于妄說屬意牽合而不知所

攷者蓋釋之徒欲廢老子化胡之語故推而上之于

昭王之時老者又不能以其道勝復為誰曰老子以

高王陽甲庚申之歲降于玄妙之胎紛紜誕妄不可

彈紀使知退之弟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之語

則必不為嗟乎川地震動天夜有光而恒星不見星

此妄矣隕如雨變有大於斯者乎傳曰謀臣如雨言其多也

隕而後雨皆非夫晝星不見則見是夕無雲及雨矣

故公羊曰非雨也春秋來脩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

尺而後孔子刊之曰如雨豈得雨借乎本行方三川

經云虛空无雲自然然而雨雨者之談經如此

之震於幽王之時也伯陽甫以為周亡之證厥後果

然詳春秋而歷攷前代天夜有光漢成帝元延元年

皆為歲星亂權宋元嘉十一年恒星不見古曰主不嚴

年張祚元年皆不久大亂恒星不見法度消又云

天子失政諸侯暴橫國亡之象陳太建五年星隕如

昌之應皆非佳事况諸禊叢夜今古獨此使佛果因

此變而生固非家庭之令器矧復年庚日甲無一者  
之可合邪然倡之者皆以為實勃又從而神之葬妄  
隨者邪或曰安和非昭王時乎日非也彼所以牽合  
為入日尔古今占鏡云莊王九年四月八日巳失不  
改而社預更以為七日豈自為長曆而自繆之邪又  
按高僧傳世說宋書劉宣傳皆以四月八日為佛生  
日而歲時記乃以四月八日為彌勒生二月八日為  
釋迦之生信捨之家庭入開齋香花遊城詣之行城  
故壽陽記梁爽有四月八日行城樂而阿那含經謂  
是日當行人關之戎云二月者蓋以周正而記者妄  
別之尔故言佛年十九以四月八日出家而本起經  
云二月八日踰城出家則此八月時出家之日又非  
其始生日也再攷春秋恒星不見後百十五年而老  
始生而十有五年而孔始生妄者不知乎此求以相  
先故一意推而上之尔于通曰三教可合為一既日  
三教則孔老釋迦之生必不異時而佛決不以恒星  
不見時生三國鼎折立何有異代傳記之言誠不足惑

然之佛教必出於老者以抑又言之恒星之不見雖  
出主入死之章知之也  
非必佛之生然稽其變知亦為後來之有佛也謂孔  
子為有為書之庸有之矣劉向日夜中中國也其子  
歆曰夜象夷狄夫歆向雖說異同而其言俱理何則  
聖人不識夷狄因其有弊而中國蒙其弊則著之佛  
之為中國弊也篤矣三代之時閔譏而不征凡奇伎  
奇器怪迹孟行者皆不得進於城門之內慮其搖民  
蕩衆而不之能出也彼佛之教固非三代而下有也  
三五之時固已足是人矣晨門荷蓀何代無有第先  
王之道充滿乎天下天下之人厥有恒往而彼之偏



習無自入三代而下四體虛羸方切畏戒而且不知  
守此邪風戾氣所以得長驅而入之方莊列之出也  
佛之教將出矣孔子知之而莊列不知也觀微子之  
篇則見聖人之所以憂焉者矣三代之際每切譏禁  
豈苟爾邪及後之世不惟撤其譏禁而從之又延之  
柵內而盡室以聽之矣二千年間其颺精破膽以至  
於死者不知幾千百億而猶以爲得邪夫狂者東走  
逐狂者亦東走迷者赴水拯迷者亦赴水此未爲失  
也其所往同而其所以往則異也今也見狂者之走  
亦竭蹶而效之覩迷者之赴水亦視榆而從之其狂  
迷亦甚矣豈不哀哉

### 佛之名

學記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釋名曰轡佛也言  
牽引佛戾以制馬也故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  
者則勿佛佛者拗戾而不從之言也觀芻制字以一  
弓從兩矢豈不佛哉語曰從諫勿拂是輔拂之拂亦  
作費鞅義可見矣佛曰吾之道佛於人者也人曰彼  
之道佛於我者也有人固以此而名之佛固以此而自  
名其所謂佛如此而已而庸人事佛欲以崇之而不  
得其嘉號則轉其義以從嘉釋曰佛者覺也噫謂佛

爲覺亦不知所以覺矣

梁武以佛有持音始改持音爲倍後始經史循之非也宋

子京既於國語音義正之

雖然世俗之所以尊之可謂至矣然皆

欲尊之而不知其所以尊之者予請得以大其說而遂解之曰滿世之人皆莫能譽佛欲夸其事我則能言之矣瑞應本起因果之經皆所以免佛者也胡不揚孔子中備經之言以附之乎中備經曰觀夫震爻之動則知有佛矣又胡不舉列禦寇所記商太宰問孔子之語以譽之乎其爲說曰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豈敢博學多識者也三王聖者歟曰善任知勇聖則立丘弗知五帝聖者歟曰善任

仁義者聖則丘弗知三皇聖者歟曰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孔子動容有問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矣弗知直爲聖歟真不聖歟是則非佛也邪中備經列禦寇之說吾不知真孔子之說歟非孔子之說歟然說如是則三皇五帝俱不足以方其聖矣是則佛者不亦危然甚大矣乎然則世之人其亦有能如是而譽之乎吾故曰世之人皆莫能譽佛欲夸其事我則能爲之矣將譽佛者請參之台之說

佛之俗

長守富貴

浮屠之爲教所可惡者尤惡於以利言也夫人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欲存而惡亡欲安而惡危欲富而惡貧欲佚而惡勞欲壽而惡夭何哉物重故爾聖人忘生不留於物自非聖人未有能免此者是故貧者莫不欲富也而處富者更惡其復貧賤者莫不欲貴也而處貴者更憂其復賤危者咸欲安也而已安者未嘗不惡其復危生者皆欲壽也而既壽者未嘗不惡其復死欲之既至牢不可解而爲佛者乃爲姦僞以中其情曰吾能生之安之貴之富之不惟是也而

脩吾事者則富弗復貧貴弗復賤而安且壽者弗復病者死也雖斷無是而世之愚莫不惑而奔之至於截髮掛缸煉腕釘髀賊身祈嗣棄子襍空靡所不至而莫之禦也甚至在上之賢不知孔子所以長守富貴之道而時且爲之然貧與賤病與死卒有時而不得離則亦不知以彼爲非也彼姦僞者度知貧與賤病與死之不可免則其伎有時而遂敗於是又爲不可勘之說以欺曰西方有極樂世界焉脩吾事者死將得金地以處也雖斷亦無是而愚者信之愈益固則亦以其無從質故也夫舍衛諸國臣服天竺雪山

鷲嶺驛使常至夜叉落利本乃三國而炮烙地獄正  
本自阿育王金剛舍利流離碼碯第如華之產鐵而  
青師曰象橐佗孔雀正猶華之畜乘斷刀破解驪吐  
火皆本幻術而翦髮貫耳吹蠶擊鉞俱其習俗本然  
世之蠢人曾不之知乃類推而歸之不可致知之神  
其淺鄙者又倡而為詭恠之說殊可抵笑按晉宋浮  
屠記云臨倪國王生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  
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若青絲始莫邪夢白象而孕  
及產從左脇出生而有鬚能行七步如此而已泊漢  
哀時景匿受大月氏使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其所

載者正與老子相出入蓋昔老子西游出閔過于天  
竺教胡人為浮屠厥後其徒更相推譽流傳而失實  
爾諸如法顯道安輩所記天竺等事既可見矣顧豈  
若今之詭誕哉或曰子何釋之議惟不視其書則已  
矣程子有云佛書直不必觀觀必入之矣是則不然  
不觀其書此程子一人事也今有道者擿埴而示曰  
是之下寶等也然後過者杞足莫不徘徊覬夫密之  
得也知其罔者必發掘明告之而後來者不惑懷恐  
其入而止之則自亦不明其害之真有無也人滋不  
信矣故予為之發其虛密以諭之則人心庶乎其正

矣嗟夫堯孔之教立之如登天浮屠之人壞之如燎  
毛因循苟且此天下之至大患也庸人之所喜而聖  
人之所憂爲者也庸情之徒易以誑惑而况然因循  
而彼且與其因循安苟且而彼且誨之苟且此其教  
之所以易與而不可返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終日乾乾天行也未聞以因循苟且爲之德也障百  
川回狂瀾君子曷動心焉

道以異端而明

無異端則聖人之道尊然有異端而聖人之道愈尊  
道豈異端之所能昏哉浮雲翳日月何嘗昏其所以

爲月者常存惟決其翳而月愈清異端害道道何嘗  
昏其所以爲道者常在惟去其害而道愈明爾道以  
異端而昏亦異端而明也矣佛老孔氏之道端大不  
同矣而世之人每惑而不能判者惟不知其所異爾  
其所以不知其異者繇其不能合見故也不合其見  
安明其異不明其異烏識其尊此聖人之道所以至  
今爲不明歟必請獻其所以異夫老言命佛言性而  
孔氏則兼陳平性命老說生佛說死而  
則兼明  
乎生死老脩道禘循德而孔氏則合道德而脩之茲  
其所以大不同也雖然老之於性非不言也而以命

爲之重於德非不脩也而以道爲之本佛者則不然  
惟知性之爲急而無俟於命知德之爲尚而不契於  
道其所以違於道命者亦徒不知下學之義與夫窮  
理而已矣若老子者非惟恭篤禮信治國有道而兵  
戎之事尤所致力博愛之方既已異於彼矣至於孔  
子則天地功深生人道備何特生死性命之一端邪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害道在所攻矣  
而聖人且不之攻者非不之攻也攻之則害有甚也  
春秋之法責備賢者彼之道可與行邪吾固不得而  
不責今既知其不歸則不應與之矣乃奮而與之較

既以爲異端則不應進之矣乃引而與之列虎兕出  
於柙而牛羊殞於陸矣然後從而說之是誰之過歟  
嗟乎佛之爲吾道害也久矣昔之大賢莫不欲去之  
也然迄莫去之者睽者又從而挽之也王子曰吾乃  
今知三教可合爲一抑子又曰其言徃徃與易論語  
合夫將取其不合辨之是與而較之矣夫既引而  
與之列而三之是誘而進之矣豈非攻之則斯害也  
邪學者之大患莫大於不識易而妄言王舒王曰大  
易之妙盡在佛書此宗元之憤憤也更引之邪今夫  
蚩氓稚子見弄木虎者敬焉喜嘆訝且畏且愛歸而誇

于鄰之嫂逾年未已而乃不知彼真虎者眈眈蹲伏  
深林之中神色不動宛不異狗第人不可得而即之  
然則庸人之愛佛者亦蚩氓稚子之愛木虎者以其  
可即而弄之爾二子之說予將置之邪則恐世之人  
以爲真而莫之識辨之邪則復慮若等惑之之深而  
反見誹以貽斯害之灾雖然猶不得而不畧正之大  
抵天下之事大過則反傷理之常也真君之坑沙門  
毀像事至與安而復建德之毀經像還僧道至大象  
而復及會昌之撤寺宗民僧尼至大中西復夫亦豈  
知易道之變通哉曰然則終不可攻邪曰正其義不

憂

路史發揮卷第四

路史發揮卷三終

論說十二篇

九合諸侯

佛氏太盛速天譴

益爲朕虞

佛氏戒然

辨四皓

稷契攷

周世攷

夢齡妄竹書

魯周王者禮樂明堂位

獲麟解

後麟解

明微子

氏姓之牒

路史發揮卷第四

九合諸侯

廬

陵

羅

泌

事不白則教不成齊侯之爲會十有五云九合者在  
葵丘之會言之也鹹淮之會固出其後而貫穀之舉  
又非其盛者乃若兵車之會則有之矣莊之十四年  
伐宋二十八年救鄭僖之元年救邢四年侵陳蔡六  
年代鄭與十五年之救徐首止之役定王世子所謂  
一正天下者也說春秋曰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  
十有一而未始軟盟兵車之會四而未嘗大戰是信



厚而愛民也仁其仁者如其仁之謂言如其所成就  
是以仲之仁爾者晉平公問於叔向曰齊公九合諸  
侯一正天下翳君之力乎臣之力邪對曰譬之衣然  
管仲制裁之隄朋削縫之賓胥無純緣之君舉而服  
之爾臣之力也師曠倚瑟笑之乎公問焉對曰凡爲  
人臣猶庖宰之於味也管仲斷割而隄朋敷前之賓  
胥無齊和之爰進之君君不食誰其強之臣何力之  
有焉且君譬壤地臣草木也必壤地美而後草木碩  
是以君之力也九合諸侯齊侯之盛舉也而夫子以  
爲仲之力者蓋以爲齊侯者正當上佐天子恢王綱

纂舊服顧乃區區合諸侯以勤王是特小相一卿之  
事故也嗟夫詩於衛存木屐於秦取渭陽所以訓齊  
晉之美也而桓文不存焉管仲霸者之佐也匹之伊  
尹其器業正小矣而孔子猶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當其解桔堂阜而致  
位乎上卿則綦之理舉賢能立四民而制軌里却子  
華之計信曹沫之盟幹山海責包茅安衛文而攘戎  
狄其功業固可尚矣佛者之事視管仲之功孰愈哉  
夫不試乎冬之寒者不知夫春之暎不睇夫本之正  
者不竟夫末之靡揖遜救焚誦詩拯溺揖遜誦詩固

雅事然亦何補於焚溺哉晨門荷篠不無用於世顧亦奚用於世邪篤信明義崇德報功吾固不以是責騷馬放牛囹圄空虛此輩之所能歟約法三章外戶不閉此輩之所能歟拾棄麻衽羶毳棄五穀而喂海錯語人曰彼以世間法我以出世間法吾見其大言之相悞也

韓子賓胥死削縫隄朋純  
緣晉平公一云文齊景公

### 佛事太盛速天譴

俗人不可以爲大臣而俗士不可以爲史杞用夷禮春秋惡之謝靈運蕭瑀王縉之徒合辰殿庭膜拜廊廡此何爲者邪夫爲胡事乎朝著之間而羞惡之不

知可謂大臣歟梁武不道捨身同泰寺爲僧奴百官僚隸傾庫藏以贖歸之俄而閃電霹靂風雲冥晦焚毀其寺浮圖堂宇一夕蕩然及再捨身光嚴禪室而重雲殿浮仙花生忽皆震動三日時以爲瑞而識者固以季龍之事方之同泰佛閣七層寶飾大同十載震火畧盡更造未半景亂尋起此則上天明譴顯戒可以見矣當時史氏雖能紀其捨身之繆至於天戒之事則黜不錄豈非史官俗士怖于佛者一時妄福之說而沒之邪方武后爲薛懷義起功德之堂明堂此也其宗千尺佛像之隆度九百尺一準之偉逾于

千斛之舟小指之間匿千數輩僞圖血像頭度二百尺所觀者溢郭士女爭施俄而火起像室延于明堂以及寶庫飛燦突漢鐵律涿尺半夕之間不遺片拊風裂血像分飛數百然則非理之事豈釋迦本意哉在昔大順二年七月癸丑汴之相國寺火是夕大雨震電有物類毬塊而赤轉于門譙藤綱之間周而火作頃之赤塊比飛又宛轉于佛閣之藤綱之間亦既周而火作既乃大靈平地數尺而火勢益甚延及民三日不息而所謂日月隱檐檻者亦且燼矣詳觀歷代若此者殆不勝記是則佛者果不能違理爲之福

矣蕭傲嘗言佛者可以悟取非可迹求寶柱煥爛珠幘的皪此敬則所謂神怨人怒禍積患生者也柰何愚俗不知出此乃更崇侈至於菲菲薄養以爭趨而佞奉之金碧輦飛過於王闕鎔金銷翠車因民用繇此語之免禍幸矣何福之爲予憫夫世之士者爲其誘惑流通而莫之止也故表而出之以爲炤鑑梁武事或見之僉載隋志亦稍及之明堂夫順之時亦微見唐志云

因李白詩云卽梁所建瓦棺閣高四十尺因山爲基高十丈影落半江順義中脩之日吳興昇元初爲昇元今爲崇勝虛舍那閣猶高七丈

益爲朕虞

佛氏戒煞

或曰墨氏兼愛死不思之甚也墨氏安能兼愛哉先王之時鴻水平矣民粒食矣又從而教之墨者能之乎蚩尤平矣管蔡定矣又從而富之墨者能之乎夫害也去難已乎其愛之亦至矣亦可已矣而又富之又教之先王之心仁民而愛物者其有既乎吾之墨者之無是也非無是也實不能也非徒不能也實不知仁之方也不知其仁而徒曰吾能兼愛愛何從而兼之不能仁民而惟以戒雞犬護螻蛄爲之兼愛一何淺邪吁是時妾婢傳娼婦小廉以志衆者先王之

戒殺不如是也夫畜者未有不殺而其所不殺者非畜也試以一劇之郡言之螻蛄鎧聚戶輒數萬孰不鷄孰不狗而孰有不殺之始焉狗哉彼墨氏者其亦果能戒之邪是以先王惟制禮以節之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故足迹不適於庖厨而魚肉不及於廟閭豈其不之戒哉其所以戒之亦有道矣郊社特牲宗廟特牛而神得其饗矣七十二膳八十常珍而親得以養矣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大夫不取麇邠士不隱寒賡人不數畧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

殺太豕庶人無故不食珍而後天下之畜無妄殺也  
爰復設之虞衡之官按其生育之時行山林禁澤梁  
以及乎其可生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講罟罾  
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  
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禁罾羅藉魚鼈以爲夏稿助  
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罾麗設罾鄂以  
實廟庖畜功用也仲春之祀用犧牲而季春之月置  
罾羅網罟罾之具俱不得出於九門之外材不祭獸  
不以畋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擊不出罾羅  
昆蟲未蟄不以火畋不探鷩不射宿不

不巢

覆不成禽不獸不中殺不粥債毋殺孩蟲毋食雛鷩  
鱗不尺不取彘不葑不設不剝胎不髮髡不成毛不  
登庖毋麇毋麕不郊不蹊蝼蛄菟獾各有常禁而物  
不失其性矣時方長養則野虞禁止其斬伐未至黃  
落則鉄斤不入乎山林毋槎毋藥毋絕華萼不風不  
暴不以行火而息被於動植矣此則先王博愛之實  
也故曰虞氏之息被於動植是真被於動植者也豈  
若被之假仁義而繆設虛言也邪魏正光求帑藏空  
竭於是有人司請損百官蕃客廩食肉之三一年終計  
省百五十有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唐世正五九

月格刑屠禁采捕月率十日斷宰割是不過緩死爾  
賣狔售肉饒并還造茲固有善於彼假之不已鳥之  
其非有哉雖然予之所以充病焉者二喪壞先王之  
風俗其害固已急而靡兵之氣厥禍爲尤大夫世不  
能無暴亂也是故立之兵以禁御之此天地之道聖  
人之所不能去也非惟聖人不能去之雖天亦不能  
去之惟不可去是故必立之威威立而暴亂止矣威  
之不立則將無以御暴而適求侮古者婦人不入軍  
中凡以其靡兵之氣而將無以示威也噉欲谷曰寺  
刹之法教人柔弱非用武之道不可衆置語毘伽曰

突厥人寒而皆習武唐兵雖多無所施用凡以是也  
厥今佛者其靡兵之氣也甚矣士有壹爲其說輒威  
索體解而不可用然則予之所以病者焉是非惜乎  
兵也惜其兵氣之靡而天下之禍起也昔者黃帝之  
初志於求仙愛民而不戰於是四帝共起而謀之然  
而黃帝克自悔禍澤兵稱旅以威不軌而後天下始  
復定夫以黃帝之明且聖猶幾不免而况於不黃帝  
者乎明皇之始賢人佐職事無不舉納姚崇之議削  
中宗之僞濫者萬二千數是以天下太平海內充富  
柰何帝以中人之性不能保之於是終天寶之未廣

鑄金軀度僧造寺舍前日昭昭已效而甘心乎未來  
昏昏虛妄之說於是祿山之亂乘弊而起陵遲播蕩  
幾于不振黃金之像不可以助威福緇蠹之流不足  
以應兇虜而生靈挺血之禍已徧於寰宇矣故凡言  
不殺者是必馴致於大殺而後已此齊梁之殺伐之  
禍所以尤毒於戰國者兵氣靡而威不立也吾不知  
齊梁君臣奉佛尊經與夫護戒禽蟲之惠可以贖其  
殘威致寇棄師衎國之寃也邪吾故曰使佛者能去  
其君臣而治絕其兵武而安則其教無不可立也予  
見學者不知先王之道大

佛者之毆皆以為佛

道廣大而能蕪惡久故因先王虞衡之意而備說之抑  
將以廣其見

### 辨四皓

楊雄云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代之所  
謂四皓者園公一綺里季二夏黃公三角里先生四  
也遭秦苛政避地商之監田山中漢高招之以皇帝  
善嫚士弗至迨帝為戚姬故欲易太子高后以留侯  
計致之太子以定四老人之力也既去弗復見後俱  
葬于安陵太自所謂蕪沒四墳連者百姓義而祠之  
今京兆監田軹及上洛商東巔俱有祠廟或云為秦

博士世亂乃隱故園稱陳留風俗傳云園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之起禮聘不就惠帝立以為司徒園公者園公也其本園姓而崔其所替亦謂四皓為秦博士然質之傳四皓當秦在時已入商洛深山不見其為博士且漢世無司徒元壽二年始置大司徒公亦何自為之此稱繆也雖然四皓之名言者不一如園公在在史記以來漢書法言諸所記載俱作園公洽聞記作郭園公贊與仙傳拾遺又以為東園公角里先生在孔安國祕記及漢紀仙傳作角蠡而魏子作祿里是特音相假耳

角有祿音故孔太記錄中康成謂當為角穎達云

相近顧野王切敷字為所角翻知昔人直作系音世不能明妄有從刀從人之分項太祖皇帝問崔係徐以李亮奏四皓一先生姓或云用加人或云加加對曰臣聞刀用為角一一人俱不成字此亦據陳之怪怪誤也至綺里季之與夏黃公則舉文簡特以綺里季夏為一黃公為一蓋以逸少淵明子美有黃綺之語非也按仙傳拾遺云綺里季東園公角里先生夏黃公與張良為雲霞之友間二子而言之而夏黃公在崔氏譜老子中經皆謂之夏里黃公則不得云綺里季夏矣又元和姓纂亦有夏里綺里祿里三姓夏里云出四皓河內軹人則文簡之說正為失之往歲商於人有得四皓神柝者乃有綺里季與



角里之神坐則夏黃公之自爲名益可知也神胙刻  
更有圈公神坐及圈公神坐机字正作圈而顏師古  
正俗引圈稱之自叙亦云圈公之後則知圈之爲正  
抑復攷之四皓姓諱有大異者在陳留志則圈公名  
庚而字宣明襄邑人始居園中因號園公或云姓國  
名秉與軹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里黃公爲友秉庚  
字轉是亦稱園公爾故風俗通云四皓園公本亦園  
者夏里黃公姓崔譜而用里先生則後秦伯之後姓周  
夏里黃公姓崔譜而用里先生則後秦伯之後姓周  
名術字元道京師謂之霸上先生角里亦其號爾淵

明亦嘗引此則非不知黃綺之實者四皓之刻始見  
於黃伯思董道繼見隸篆爲不誤也三輔舊事玄惠  
帝爲四皓作碑于陽所則知神胙机俱當時所刻者  
或云圈公姓韋韋口聲也國口意也殆瘦辭云風俗通云

圈援也從因表声今市語韋氏爲圈家

### 稷契攷

天下之同者不必異而異者不必同聖人之於人苟  
可以傳者不求同而矜異也堯契弃之爲學子明矣  
而諸儒皆疑之以爲契弃既皆堯帝堯在位百年則  
皆百餘歲矣豈有堯在位如是之又有賢弟不能用

至舜且未死方舉而用之乎仁人君子固未有遺其  
 昆弟而為國者是好異而求同之過也即按內傳史  
 克之言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時謂八元舜舉而用之  
 杜預謂為高辛之裔稷契之倫而張融孔穎達等以  
 為稷契皆在其中謂去聖遠信其言為高辛之裔非  
 高辛之子且信緯書之次謂學傳十世堯及稷契皆  
 不得為學字亦不得為兄弟誰氏亦疑契生堯代舜  
 始齊之必非帝嚳之子  
 曰謂其父微故不著名且其母有絨簡述與宗婦三  
 人同浴于川玄鳥遺卵而孕之則非嚳之祀不知郊  
 矣川之予觀堯之繼摯也契弃既皆已用之矣傳稱堯  
 以契為司徒弃為農師及得舜為司徒然後以契為

司馬則堯非不用之也

土克每言稷仕堯為司馬而  
 伏氏書及呂春秋皆云堯使

弃為田枋臣乃古農見字充倉子故文子淮南子皆  
 云堯之治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稷為大  
 田師乃大  
 農師也按褚生叙孔子語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

為有湯也命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堯曷嘗不用之  
 哉特至舜始大任焉故太史公以為堯皆舉用而未

有分職傳記之說略可見矣惟於書無聞爾夫書於  
 堯最為粗略官司制度禮樂刑賞咸無見焉在位百

年所可得而知者惟分命羲和臯繇試舜數事而已  
 及舜受禪則復以契司徒弃為后稷又其官任皆出

申命則是因乎堯之舊者况復推用皆在歷試之年

則固堯為政也甫刑云三后郵功茲正堯之所命然則稷契之仕堯朝端不疑矣或者又曰詩言簡翟惟言從帝詩美后稷惟爾姜嫄曾不及學劉向叙列女傳履迹吞乙之事俱當堯代而傳記簡翟乃謂有娥之佚女則姜嫄果為帝學後十世之妃吹來微類以疑其所自者是不然世本大戴之書言昔帝學十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稷之後為周周人既上推后稷為學子矣何所疑邪曹植贊嫄狄云學有四妃子皆為王帝摯之崩堯承天經鄭氏箋詩始疑於綿遂以姜嫄為妾後十世之妃然注禮檀弓則又用帝系之文亦自異矣昔有娥氏有二女長曰東遊次曰建庇東遊為學次妃是為

簡翟故屈原云簡翟在臺學何宜乙鳥致貽女何喜又云高辛之靈盛兮遭乙鳥而致貽夫古書之存者惟屈原莊周韓非管子山海經為可質其言簡翟未嘗不及於學何嘗有十世之說哉貽一作胙古貽貽亦通故用楊震碑貽貽喜繇漢而來學者之談商頌鮮不謂是稷契無父而生先儒張夫子王逸之流且猶惑之饗非褚先生孰能知其神不能成湏人而生也邪夫以嫄翟信在堯朝則亦信似無歸之子果為佛女抑何從裡配於稭官哉伏閼美也與妹同誠緯之言信亦繆矣如言五帝三皇皆有感而生然非感于郊則遇于野甚者越在夷獠之鄉若數千里之外豈有王之妃后而卒彼曠野者又其所叙之迹皆有似淫奔

之事斯所以為難信歟 學者之學正不可爾僻又可責詳於經乎彼其猜之多予故辨之細

周世攷

禹為夏契之後為商而稷之後為周夏十七世商三十世蓋四十有七世而後有周文王禹及稷契皆當唐堯之時稽之史載契十四世而至成湯厥次僅是然是敘弃后稷十有五世而至文王中間乃閱夏商二代所較者三十餘世踈脫甚矣夫繇堯帝至周文王千一百有餘載而其世之十五豈人情也哉嘗竊攷之信書不啻實非后稷之子而公劉乃商世之諸

侯蓋當商家十葉之間故左氏云文武不先不啻而外傳乃謂夏氏之衰不啻始失官守婁敬亦言周自后稷封邰積德累世十有餘世而公劉避桀是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還當君桀之時蓋所謂夏之衰者尤不當出乎履癸之前然而說者無謂太康之世

曷不諦之如是邪

凶奴傳云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亦變于西戎師古以為稷之曾孫而

唐成遂謂與太康並世婁矣傳云大王宣其父去公劉二百餘歲則其去文王才四百年蓋當仲丁外壬之

時爰復詳之夏氏之書記帝王之世云帝俊生稷稷生台爾靈生叔均叔均為田祖夫帝俊者帝嚳之名而台邰也后稷封台故其後有台靈有叔均既有

台爾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為稷子明矣第恨其間世次久遠有不得盡見者雖然單穆公言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則世本史記所為信者夫亦知夫所謂興者有非文王而不正為公劉也邪即稽世本不窋而下至于季歷猶一十有七世矣一十五世而得遠而盡之哉甚矣系謀之難理也載紀左方

不窋生鞠是為鞠陶

傳云有文在手曰鞠

生公劉公能脩后稷

之業民保歸之周道繇興生慶節始國于邠生皇僕

皇僕生弗差

或作差弗非弗差者猶難當大奈云

弗差生偽喻

即毀偽

喻生公非公非生辟方辟方生高圉高圉能師稷者周人報焉是生佚牟侯牟生亞圉亞圉卒第雲都繼生公叔組紺是為祖類祖類生訖訖是為太公太公生實父是為古公太王生泰伯仲雍季歷三人凡一

十有七世

祖類即公叔組紺世表之叔類而人表曰公祖是為祖庚亦曰公叔祖類祖紺也云

云先公祖紺以上詩小戎圖乃云高圉佚亞圉侯又以公叔祖類諸繇為三人繆矣按世本云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祖紺諸繇太公如妃而已班氏表乃云辟方公非子高圉辟方子美埃亞

圉皆高圉子雲都乃亞圉之弟其世顯甚故杜釋例云高圉僕窋九世孫而史索亦以辟方侯牟為皆二

人斯得之矣獨史記乃無辟方侯牟雲都諸謚至皇  
甫謚遂以為公非高圉亞圉祖紺之字蓋牽於單○  
稷公十四世之說縮之而合二人以為一爾魯頌正  
云后稷之孫實為太王而閼宮詩明謂姜嫄先妣是  
后稷太王之大夫而姜嫄為周公之母矣其得括邪  
傳記昆侖之虛五色之水出其四陬乃皆數千里外  
故善學者惟不以章句泥也子如通之於先王之書  
也何况周世之末邪

夢齡妄竹書

六經之書惟禮記雜而多妄夢齡之事殆因識緯之

言前折多非之而心疑其說予嘗攷之信書武王之  
壽烏有所壽九十三邪且以武王少文王之四歲文  
王崩服未終而伐紂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相出  
八才七年是文王七歲而生武王也况復武王乃文  
王之次子則伯邑考父之生也文王年才四五爾此  
其必不然一也外紀注文王十二而冠十三生伯邑  
考引左氏冠而生子之文大妄按文  
王九年大  
未集武王欲繼志伐商故不改元十一  
之三年十三年乃武王之五年也克商二  
年而崩  
紹運圖云武王七年蓋計大誓十三年  
之文自  
至十三年為五年也伯考乃文王之嫡  
也且以  
孫且以  
見嗣自  
十衰老而始生育者乎夫聖人之異於人

者智識

其精華數至則與衆無以異此其必不然

二也

按周公祿抱孺子以朝諸侯其事為核鄭玄

成王年已二十

有一皆妄也夫祿者不過一二歲子

志李崇復侯公之攝

七年哉直據賦云武王之崩太

子始生是為成王

周公攝七年王才七歲夫武王克

商二年天下猶未定

而蓬房霍疾子少國危大臣未

附公於此時正患

天下之事有不可勝言者故為三

壇迄以身代武王之

死納策金滕以俟事變之定時

王雖以少廖然亦尋

不起武王之崩成王才一二歲

是以昭公攝政而四

國流言理皆可以見者夫四國

流言而公居東不知

何載而去以為武後三年居東

二年罪人既得于後

不知幾年公乃為詩以貽上天

大雷電王弁以啓

金滕既執書以沙則亦既冠而達

政理有不俟攝矣而

反以為年十五而公始攝之首

尾衡決其足信邪夫

以金滕著少廖之語者特以見

公至誠之應而孔子

存金滕之篇者所以表公之忠

爾王克不信金滕之

事而反信九齡

之說亦可謂觀濯水

而迷清淵矣

是皆理之所可

克不必旁搜遠摭而

後可知者也

男子十六天任至

十而數絕矣錢公輔

語正按石云

卷四

按周公祿抱孺子以朝諸侯其事為核鄭玄

武王崩三年周公始避居東時成王年已

二年王年十五公乃反而居攝七年致政

爾孰有年逾幼李而尚資深者我公之攝成王年已

志李崇復侯公之攝七年哉直據賦云武王之崩太

子始生是為成王周公攝七年王才七歲夫武王克

商二年天下猶未定而蓬房霍疾子少國危大臣未

附公於此時正患天下之事有不可勝言者故為三

壇迄以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滕以俟事變之定時

王雖以少廖然亦尋不起武王之崩成王才一二歲

是以昭公攝政而四國流言理皆可以見者夫四國

流言而公居東不知何載而去以為武後三年居東

二年罪人既得于後不知幾年公乃為詩以貽上天

大雷電王弁以啓金滕既執書以沙則亦既冠而達

政理有不俟攝矣而反以為年十五而公始攝之首

尾衡決其足信邪夫以金滕著少廖之語者特以見

公至誠之應而孔子存金滕之篇者所以表公之忠

爾王克不信金滕之事而反信九齡

之說亦可謂觀濯水而迷清淵矣

是皆理之所可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不准次發魏安釐家所得古書也。綽有事實，惟其舛駁不純，世頗疑焉。抑載攷其尚父致師周師自誓至于罷兵與武王徵九牧史佚典九鼎若度邑等事俱見史遷周紀美男破舌縵縵奈何等語，明引於戰國短長太子晉等事見於王符著論而少昊之證備於張衡之集，則知漢世其書猶在而人罕有傳者。子華子曰：吾見之。君歸示于周，始有蒲壁以朝作程典而令程典猶見其畫。且畫出後世哉！班固志書古今書外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以為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文。允爾雅非漢人所能為也。

不讀為平声不姓準名也見姓書嘉話云姓石

妄其名狀文檢目作石準皆非

### 魯用王者禮樂明堂位

士之不學古我之知矣。智者不屑於稽而昧者不知其所以稽也。魯侯爵也而設兩觀，作五門，備六官而媵三國立太廟，建明堂，乘大輅，設弧韜，飾十有二旒，日月之章，季夏禘，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牲，尊用犧象，山罍，俎用梡，厥鬯用黃目，灌用玉瓚，太室薦用玉豆，彫簋，爵用玉琖，仍彫加以璧，散璧角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王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君亮冕立于阼，夫人副禘立于房。



中君肉袒迎特夫人薦籩豆大夫替君命婦替夫人  
大雩帝夏初冬蒸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復廟重擔刮  
楹達鄉崇坵出尊康圭䟽屏木鐸振朝玄輿和表納  
四夷之樂於太廟此何爲者邪求之先覺則皆曰武  
王崩成王幼周公保之以踐祚制禮作樂頒度量而  
天下服七年歸政成王尊周公故賜之以天子之禮  
樂以廣魯於天下有人臣不能爲之功則賜以人臣  
不得用之禮明堂位之說曰昔者成王以周公爲有  
勲勞于天下賜以上公七百里加之四等之上使兼  
十四附庸而用天子禮樂吁有是乎天下有達

道不可得而易仁義禮信士之所當爲孝者人子之  
所當爲而忠者人臣之所當爲也是故事親于而事  
君若周公者可也臣爲忠子爲孝豈有過外而臣子  
所不能爲之事哉世道衰教不明於天下而忠孝之  
等少是故一有獨行則指之爲分外於是始有冒數  
濫典越禮樂而不知所爲恠學士大夫習於亂說不  
果決擇則又從而申之豈識先王之意哉禮天子禘  
諸侯禘大夫享庶人薦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諸侯而  
祭天惟王者後此不刊之典也非天子非王後雩帝  
郊天抑何典邪帝者帝之禋也是故不王不禘皇皇

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則魯顛以享帝  
為宜而不知其非矣太廟天子之廟明堂王者之堂  
也而顧用之其合矣乎季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  
為欺天而曾子且不忍以季路之篋斃公而以王禮  
葬於汝安乎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正天下齊侯之  
周公也而葬之不侯禮三歸反坫聖人猶切辭之以  
王者之制而魯用之然則三家以雍徹舞八佾旅泰  
山而禘禘祖厥有繇矣傳曰季士大夫則知尊祖矣  
祖之所自出大夫有喜省於其君而子裕及其高祖  
諸侯有喜省於天子而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周之末  
造非太平制名器  
正上下之分也公侯之地百里伯七十里此周公

之制也天下不敢不守而公十蕪之是自為法而自  
弃之也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地非不足  
也而儉於百里於百里猶曰儉則周公固未嘗越其  
制也董子之說曰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然  
則仲舒亦以為成王之與之矣是不然禮之有天子  
諸侯自伏羲以來未之改也成王周之顯王也蓋亦  
謹於禮矣而且亂之則成王其惑矣此劉原父所以  
謂使魯郊者必周而必非成王蓋平王以下固亦未  
之悉爾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  
使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於是有墨翟之學魯用

之知正亦始于此矣夫魯惠公之止之則是周不與之  
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昔者荆人請大號者周  
人不許荆人稱之然則魯之郊禘可知矣兩觀大輅  
萬無冕璪有不自於茲乎使成王已與魯則惠公不  
請矣惠公之請繇平王世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魯之郊豈所以尊公哉

呂氏春秋以為桓王

使史角往非也桓公立於

隱公之四年蓋平王云明堂位或者疑為戰國妄

士僭君分謗之所為書豈為言曰魯王禮也天下傳  
之久矣君臣未嘗相試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  
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夫桓公弑隱而自立矣其仲

殺子般弑閔公而立僖公襄仲殺太子惡而立宣公  
則君臣嘗相殺矣躋僖公立煬宮從祀先公丹楹刻  
桷而致夫人不告朔娶同姓而大夫宗婦覲用幣則  
禮嘗變矣萬仲子之宮繹襄仲之卒則樂嘗變矣伐  
宮獻俘用人毫社則刑又嘗變矣兵甲作田賦用則  
法非不變也初稅畝舍中軍則政非不變也祠爰居  
鼓大水矢魚而觀社則俗又非不變也未嘗之言殆  
誣魯者而予未嘗疑之矣飽思厭索然後知非夫子  
不能作夫魯之作無禮非一節矣顧未嘗不以成王  
周公為解當時之巨蓋亦有知之矣是故書也設以

明堂之位而繼之以其所僭中之以三代之服噐官  
魯無用之而後結之以未嘗相變相殺之語其貶薄  
之意亦深矣出游于觀固所以甚嘆魯禮運禮噐傳  
記之言豈蚩儉之藝語哉魚目猶疑宜攷信於大傳

獲麟解

魯哀公十三年冬春秋書有是幸於東方十四年春  
西狩獲麟春秋絕筆歸愚子曰盛哉聖人之言也古  
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春秋不作天下何繇知有東周  
乎春秋之爲書予既已知之矣始何爲而書魯隱乎  
爲東周而設也終何爲而筆獲麟乎爲東周而設也

周自后稷公劉積功累仁八百年而王業成太王肇  
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其辛苦艱難可謂至矣文武  
不幸以幽繼厲顛覆宗周幾於不臘平王之立周室  
東遷是歲秦始列爲命侯受西周之故都方平王之  
東轂天下之人引領以期其中興至隱公之元年平  
王在位四十有九年矣論其數則過矣攷其時則久  
矣而竟不能西歸諸侯僭大夫強禮樂刑政侵尋隨  
廢如不可復故孔子作春秋於是始之刪詩則次王  
國之風叙書則汙文侯之命書東周之不復興也夫  
雅者朝廷之樂而風者國土之音也文王之詩列於

二雅其政惟可見矣黍稷流於國風仲尼何容心哉  
命者天子之所制者也成之於蔡康之干畢穆王之  
於君雅皆一出而下敬命至於平王制命于由天下  
莫知有周也當其蒙犯跋塊一命文侯而遽有弓矢  
之貽繇是征伐自諸侯出黍離欲復雅凜可得邪故  
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隱公立三  
年而平王崩聖人之意不難見也自是以降生民率  
瘁童亂皆知無復春秋未作時矣下及正沔日以陵  
遲三十有八年有星孛于東方明年而西狩獲麟文  
之十四年有星孛入於北斗昭之十七年有星孛于

大辰春秋之書孛皆辰次此何爲而東之邪桓之四  
年公狩于郎莊之四年公狩于禚春秋之書狩皆地  
名此何爲而西之邪且之二者繼書而終聖人之意  
我不敢知也昔者成王定鼎郊廓以爲東都至平王  
遂居之曰東周孝王封非子秦亭以爲西垂大夫地  
故堯典之西也東遷之元年秦始皇強大遂犬戎祠西  
時號曰西秦而東西自此分矣曰東曰西時之所知  
聖人之意我不敢知也春秋之爲書法不諦瑞麟曷  
爲而書哉以出非其時爲聖人之應乎則聖人之著  
迹豈自爲邪聖人之意實不在於是邪夫麟王者之

嘉瑞也。學慧所以除舊而布新者也。除舊于東而西，獲其麟，此聖人所以反袂拭面，泣涕沾袍，遂放筆而稱吾道窮。嗚呼！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奈何腐爛之儒，爲之說曰：聖人之所以聖，非淫巫瞽史若也。何滑滑焉！惟未來災異之推邪，是不然。夫推言禍福以搖人惑衆者，類淫巫瞽史之爲聖人，固不爲也。至于感而遂通，遂知來物，是乃聖人之餘事。而興亡治亂者，聖人之至切者也。奚爲而不感邪？若昔柱史儋之如秦也，語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別別五百歲而復合。合十四年而霸王出位。出尾箕之際，經大徵掃東井。太

史張孟亦告符堅，謂不一紀。燕其有秦後二十歲代，且滅燕，是則先時之告也。不然，書者帝王之典，而秦誓諸侯之書也。書何爲而終之悔過自誓？我不敢知。于述路史既及春秋之所以始終感麟出之非時作麟諸

### 獲麟解

或曰：夫子之解獲麟，辭則微矣，而謂孔子知秦之必繼周者，則似不然。使孔子知繼周者在秦，則於周身之防宜無不知者矣。然一出而圍於匡，拔木於宋，窮於陳，蔡削迹于衛，奔走乎一十二國，役役以終其身。

是則今之不知命者然也命且弗知而尚奚秦之知  
曰不然惟其知之此其所以然也問者或曰是何夫  
子之給誑我也世固未有知禍弗避而故即之者曰  
謂禍可避此中人以下者也聖人知禍之弗可違也  
故必身從艱棘以晒其致匪自己而猶或可濂也若  
以今之不知命者爲之則必敗於匡必敝於宋不蹶  
於衛必勃繆於陳蔡矣代之人以顏淵陋巷自樂而  
無跌踣爲勝於孔子正是見也昔唐鄭虔之爲學也  
有自滄州來師者曰鄭相如嘗謂虔曰孔子稱繼周  
者雖百世可知也豈惟孔子僕亦知之因言天寶之

未當有大亂而先生當污於賊惟守節宜可免齊柳  
世隆一日目典籤季黨索高齒履筆於簾旌曰永明  
十一年因流涕曰永明之元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  
齊亦於此既矣厥後皆如其言夫以相如世隆之說  
不繆則知孔子知秦之繼周也審矣唐盧齊卿之方  
幼也嘗訊來詳於孫思邈思邈告以後五十年位登  
方伯而吾孫爲屬而張焯藏之告將儼亦謂繼此二  
載官掌武于東宮及免而厄於三尺土下六十一而  
刺蒲十月悔而祿竭厥後思邈之孫孫浦始生逮齊  
卿刺徐而溥永于簫儼後亦以失職塌於高麗土窟

者六年六十有一刺蒲而卒事之契言皆不違其畧  
夫以齊卿若儼一介人臣而猶災祥之不可移如此  
况國之大事乎夫書非始於堯始於舜不終於秦終  
于周世不知也方孔子之自齊反也攝魯相事齊景  
公患之於是內犁且之計歸女樂之計氏而孔子行  
始也適衛既而靈公並載南子招搖都是於是趣宋  
適鄭如陳會晉楚侵陳爰過于蒲蒲人止之乃復適  
衛將之於趙聞鳴犢殺屈河而返遂復如陳及蔡楚  
昭將賁而封之子西羶之還復于衛亦有意於衛矣  
而靈公者老益荒怠也遠夫子詭而違陣退命駕而

行衛人止之會齊伐魯魯以冉有之言而迎請子於

是自衛返魯蓋春秋六十有八矣按左氏傳孔文孔

居曰胡篋之事則嘗李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  
命駕而行之子止之將止魯人以弊召之乃歸與論  
語所載蓋一事也按子以敬王二十三年去魯時年  
五十六三十五年復自陳適衛居外凡十有三年哀  
公十一年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弊迎子乃歸  
魯凡兩至陳蔡五至衛世多失其經行之次故著之

年運而往始傷卒老而不得載之行事乃刪詩定書

正禮樂繫周易作春秋以為萬世之典法返魯蓋六

年而坐奠之祥作其惓惓於數篇之空言可知矣百

篇之書皆帝王之大訓而特置秦誓於其末是誠何

意哉藏之屋壁謂之不知秦禍不可也焚燎之酷雖



知不免猶不敢廢人事焉爾是故畏匡厄蔡禍也乃  
不憂已之喪而憂文之喪然則匡蔡匪子之畏厄而  
秦燦爲子之畏厄也審矣若以爲重繆公之改過則  
彼時要服之荒君至死而猶用其良而何以爲改過  
乎嗚呼小白一霸而陳完來魏丕受禪而仲達舉服  
卒之歲劉季肇生齊滅之年侯景載孕而建成元吉  
遇害之際正武氏之首胎然則東遷之年西秦始命  
雖蒙且知之矣彼夏書之後繼之以湯征而商書之  
後繼之以西伯戡黎皆剝膚之漸也然則繆誓之接  
於周美惑焉成湯西伯夏商之異姓而繆周公之異  
姓見微豈止於聖人哉如其不然則願有以詔我惟  
毋曰所感而起故所以爲終而已

明微子

賢者以一身爲萬世法有不幸而遭世之亂其所以  
潔身而去之者亦已難矣而世之君子弗之或察又  
從而誣之遂使去就之義不明見於天下後世而姦  
人倍叛得以迹其誣而資其口實真可謂不幸矣微子  
紂之庶兄也其去適也蓋以紂錯天命執事將至而  
將不免者於是不忍坐視其厭不得已而去之故孔  
子曰商有三仁微子去之初不明其何之而說者乃

以爲挹祭器以歸周吁有是哉按商本紀教諫不入  
乃與太師少師謀而去之及比干以諫死箕子奴而  
後商太師少師挾祭樂器以奔周武於是乘以東伐  
二商二師初不明誰何人至周本紀則以爲太師庇  
少師強事本周書當時蓋有挾器去者而非箕子微  
子也惟宋世家始言武之伐商微子自持祭器伏於  
軍門可謂擇焉而不精矣至蘇古史遂正以爲商紂  
之亂微子即持祭器以降于周果可實乎夫微子之  
去也豈苟然哉其謀之箕比也熟矣故其言曰我其  
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而父師之詔亦曰王子出迪

則微子之去志決已久矣其所以遲吾行者特欲二  
子之一言鍵其決爾所謂去之者特不在其朝而其  
所謂遜於荒者直亦殷庚之出遜荒野以自免于刑  
戮而已矣何至挾祭器降周哉抑嘗稽之箕比微子  
皆紂之懿親位尊地近而與紂同休戚者也紂之不  
道固不得而苟去今也即其自靖之語觀之則知三  
子固恐一旦盜先脩夜則無以穀先生而欲各盡其  
忠以自獻者顧忍以先王重器適他人乎紂雖暴虐  
吾之天屬宗國雖危猶未泯也孰有宗國未泯遽倍  
天屬挾尋器而屬之異姓之仇者覲成敗豈忍成此

項伯之所以爲利鄉里自好者有所不爲而謂仁人爲之乎且微子之辱身而急歸周將有益於國乎抑無益乎使周而成果行王政則成湯且不廢禹之祀武王其肯絕湯祀乎使其不有存繼之心而遽挾此危亂不詳之器以趣新造之邦祇以蒙詬而貽戮曷補於國辱其身無益宗國雖其鱉有不爲而謂微子爲之乎方商佔危微爲重親使潔身以去之則爲仁若弃商而歸周則爲叛謂仁人者決不叛君親於危迫之際而叛君親於危迫之際者決非仁人二者甚冰炭也况以重器歸他人乎僖公之六年楚人克許

許子面縛啣璧衰經輿襯見楚子楚子問焉逢伯對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板之焚其襯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是則微子之歸周在商之既滅而祿父已封之後其去適也蓋當邦之未喪箕比無恙之時矣其遜去者特以跽伏隱晦以俟紂之改若宗國之復存爾及紂不悛箕比死武一舉而跽之當此之時微子在野俱無一毫豫於間也何以覩之微子武庚尊卑賢否正相邈也使商未亡微子先降于周則已在武王之側矣以武王之賢而呂望周公實相之二子在側詎肯捨長立幼弃

賢而植不肖以遺後世之憂哉蓋武克商急於大義未及下車而亟求商後故即武庚而立之未暇於微子也及夫武庚已國微子始見於乃祓而復之微暨武王崩成王幼管蔡挾武庚以叛周周公誅之然後訪微子而立之其始終去就正如是也面縛啣壁曷嘗有祭器之挹持哉雖然遷史本紀以爲微子去而後比干死比干死而後箕子奴於是太師少師始奔周世家則謂箕子不忍彰君之惡佯狂爲奴比干見其奴乃諫而死於是太師少師乃諫微子乃去其先後正衡決與孔子之言學者固折衷於孔子然而賢

者之去就有未大明則將有以資亂故併覈

### 氏姓之謀

古者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氏族之謀別自一家也是故有內傳有外傳而又有世本之書不可節也太史公作史記乃以其族旧之逐國與人天下謂之紀傳於是事類始有弃大而錄小太史公可也而自固以下不之能改是爲得與歐陽子之紀唐氏也爰表世系蓋欲景文之爲臣而世不之知遂使宰相宗室至今異傳諒可嘆也予述路史歸既天下之氏姓而特異高辛氏族姓之多及爲之紀而復歎後

世氏族之不講也夫氏姓之著人倫之所繇叙風俗之所繇篤亦政教之甚急也而世或忽之使不明焉然則俗之澆惡豈惟民之罪哉古者司商以協民姓民庶之家無妄改也後世官曆之書及者天老乞姓之文此何爲邪若是而欲氏族之不亂不可得矣武爲蠖揚爲梟蕭爲蛸孫爲厲此惡號也亦必有繇焉王爲可頰李爲徒何楊爲普陋如而蔡爲大利稽此夷語也然而猶可稽也奈何氏姓之書不知其繇乃復妄爲之說如以雙姓爲出蒙雙奇姓爲出伯奇愚出愚公度出度支軍本冠軍皇本三皇見因語兒終

因六終春則自於春申有則自於有巢居本於先直居西本於西門豹謂爲匹輩之變謂冷爲冷倫之訛芻因於牛哀之食芻茲因於才子之宣茲審出於面勢之審曲此何典故又若以童爲出老童而洪出於共工箕出商紂伊繇唐堯昌繇昌意累出累祖曠出於曠叔季載而卑本於卑耳之國其妄繆可勝槩邪上世書必同文而後世儒流視爲小伎漫不之習無惑乎氏姓之失其統也且以山名非必從山鳥名非必從鳥草木之名豈皆傍施草木虫鳥之字奚必則設虫魚是則國邑之名古之從邑者甚少今也不原



氏姓也尤繁此不得不紀也予述路史又綴國名記  
而後天下之氏姓始大定循而索之則民德歸厚矣  
豈徒區區之虛文哉



